



天国乐团印尼圣诞传福音



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台湾和印尼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四个最热闹繁华的旅游景点，连续做了四天游行和演出，在圣诞佳节传达福音。

十二月二十五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腰鼓队、旗队等在棉兰市区内进行了大约十公里的游行活动。除了演奏由法轮功学员自己创作的乐曲外，也演奏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圣诞铃声》、《欢乐颂》等歌曲，还演奏了棉兰著名的民谣《Rasa Sayang》，沿途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十二月二十六日先达市长胡尔曼·喜多卢斯推掉了另一项活动，很高兴邀请到来自亚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圣诞的游行活动。胡尔曼·喜多卢斯市长还亲自吹笛（左上图），挥动写“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旗子，宣布游行开始。



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给多巴湖和湖上的萨摩西岛民众献上了与众不同的圣诞礼物（上图）。

印尼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卡托表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单华人，全世界各民族都在炼法轮大法，从中得益匪浅。

先达市长胡尔曼·喜多卢斯为法轮大法游行兴致勃勃地亲自吹笛开路时表示：“这是团结各种差异的一个榜样。可以跨越国家、种族、族群、肤色和宗教。希望有更多人从法轮大法中获益。”◇

大连市公安局绑架孔宪国

请关注

身边本不该发生的迫害

【明慧网】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宪国在鲁雅装饰公司上班，在 2010 年 12 月 18 日中午 1 点接到一个电话，没穿外套就下楼去，之后再也没回来。当天下午 3 点 30 分，两名穿警服的人到鲁雅公司抄走孔宪国私人电脑两台，四部手机，一个邮包，一件外套，留下清单写着姓名、警号、手机号、大连市公安局，并对公司老板声称：这是政治问题，不能告诉任何人。

鲁雅公司老板是律师出身，当即告诉那两位穿警服的人：48 小时必须通知家属。两位警察没有应声便把东西带走了。

七天以后，孔宪国母亲因天气冷，打电话叫儿子加衣服时电话不通，便立即打电话给公司老板问儿子发生什么事情。这时鲁雅公司老板才知道警察并没有通知家属，连忙告诉孔宪国母亲两位警察把孔宪国抓走一事，并叫打 13804085911 这部手机问他们！

孔的母亲急忙打电话，挂通手机后问朱警察：是你抓走我儿子了吗？对方不回答，却一再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手机号码，孔的母亲忙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我怎么跟你联系呀！然而对方却挂断。

为了弄清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孔宪国母亲于 26 日到儿子工作单位鲁雅公司找到老板便问事

情经过，老板拿出大连市公安局留下的清单，上面注明警号是 200578；手机是 13804085911；朱旬。

孔的母亲立即去大连市公安局，在去公安局路上碰上一个市局工作人员，那位一听说事情之后说这类刑事案，找当地派出所问一下他们就知道。好不容易找到住地富国街派出所一问：人家说根本没有此事，如果是我们抓人在 48 小时必须通知家属，不会迟到 8、9 天不通知家属。

孔的母亲回到家中，又等了 3 天，已经 10 天还没有警察通知儿子事情。于是拿起市公安局留下手机号找到朱警察问是不是你抓走我儿子，朱警察不但不告诉，到反过来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手机号码，都告诉谁了。孔的母亲说：“我从老板那里得到，我到处找儿子碰谁就问，并告诉谁。”朱警察一听便说：“那你就找老板要儿子吧。”孔的母亲一听便说：你到底是警察呢？还是黑社会绑匪呢？为什么把我儿子抓走了，却不敢告诉家属，你是那个单位呢？

大连市公安局到鲁雅公司把人抓走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是警察还是黑社会绑匪啊？至今不敢暴露你是市公安局哪个部门，这是明知自己在犯罪，才会做贼心虚。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大连地区仍被非法关押在各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处的法轮功学员近二百人；外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的也有四十多人。

中共对去世的力虹为何如此惧怕

文 / 沧海



【明慧网】同情法轮功、揭露中共暴虐本性的诗人、作家、前《爱琴海》网站总编力虹先生，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宁波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中共在他去世后严加防范，不准任何人前往吊唁。中共为何对一个死去的人这么恐惧？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力虹原名张建红，原籍浙江。力虹一九八零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创办大学生诗刊《地平线》和文学杂志《人间》，从此受到警方监控。力虹一生创作颇丰，涉及诗歌、散文、剧本、小说等多个文学创作领域。二零零五年八月在杭州参与创办思想人文网站《爱琴海》，并任总编辑。

力虹在二零零六年五月至九月间，通过电子邮件在海外发表大量同情法轮功、揭露中共暴政的时政评论。其中主要有：《被盗的器官在呼啸》、《活摘门方兴未艾、奥运门又将开启》、《面对活摘门，欲出应对法》、《面对调查报告布什将说什么》、《愿意参加这个历史性的调查》《传九促三是中共过不去的坎》等。力虹发表的这些作品，直指当时引爆世界舆论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人体器官的滔天罪恶。

力虹的言论虽说是通过网络传达到海外的中文媒体，但这是在中国大陆险恶环境下敢为法轮功鸣不平的极少数知识份子之一。力虹在道义上的担当，充分体现了他的良知和传统文人的操守。

中共对力虹的忌恨与恐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力虹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

讲述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不修炼法轮功，可是他对法轮功的公正认识与知道真相后的深刻同情，却能引起世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

力虹的文章在相当大程度上为世人廓清了中共暴力与谎言在人们思想中造成的迷雾。力虹的立场代表的是良知者对同胞受到残酷迫害时的正义与良知，由此所引发世人对中共暴政的谴责自然令中共最为惊恐和难堪。

力虹的言词冲破中共言论底线，踩中共最为恐惧的敏感点。试想，一个政权残忍地活摘人体的器官，如此的残忍，它还配在中国立足吗？一个靠谎言统治的政党在一个讲真话道义作家面前，恐惧得瑟瑟发抖。

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晚，力虹被刑事拘留。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秘密开庭审判。当局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判处力虹有期徒刑六年。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在对力虹的判决书中绝口不提“法轮功”与“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相关信息。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对力虹的害怕，由此可见一斑。

二零零七年五月，力虹在监狱医院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有全身瘫痪的危险。其后，力虹的夫人曾多次向浙江省司法当局申请保外就医，一直未获批准。由于健康恶化，二零零七年十月转入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救治。直到二零一零年

六月五日，当局在力虹全身瘫痪，只能靠呼吸机和输液维持生命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保外就医。半年后，因病情危重无法医治而辞世。力虹去世前后，他所在的医院布满国保警察。从力虹去世后，浙江警方极其快速的出动，限制大陆异议人士对力虹的追悼，就可以窥见中共控制力虹逝世事件的影子。

中共为什么连一个死者都如此惧怕？掩盖、阻挡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共对力虹所揭露的事实真相的默许。中共是因对力虹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恐惧而虐杀了他！

力虹知道他的良知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民族希望的基础。力虹实践的其实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这当然也是中共最为害怕的。

最后，让我们引用力虹二零零六年八月在宁波所写《四十年反控制散记》中一段文字，作为结尾：

“至今，我仍在感谢上苍，在中共邪党水泄不通的铁桶阵中，竟然赐给我们七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的《爱琴海》发出了令极权暴政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声音！”

力虹走了，但他所留下的声音不正在中华大地回荡吗？

一天我和一位中年男子攀谈中，得知他是某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于是我请教他“你们公、检、法的人是怎样看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家，人的权力大于法。法律条文好象很完备，表面是给人看的。实际那都是为中共自己服务的。在执法方面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从中国制定的宪法来看，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法轮功的出现对中华民族是一件大好事。他提倡的“真、善、忍”



是人的本性所追求的，这种人是讲道德规范的。这样的人多了对社会的稳定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共产党真的不应该动用一切力量无理地打压迫害。

如果法轮功真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打压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包括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都不畏强暴紧紧追随呢？

现在怎么还有人敢走进法轮功呢？共产党如果真的象其吹嘘的那么好，又不被迫害，为什么却有那么多的人主动

退出其组织呢？这不值得深思吗？说不定哪天这段历史还会倒过来呢！

他还说，当然今天咱俩这只是闲聊，谈一下个人的看法而已，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我对他说：你也别太消极了，如果大家象你这样认识，不就有更多人维护了正义了吗！最起码你自己不会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了，而且你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不就有福报了吗？！他坚信地点了点头。然后我告诉他从心里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愉快地用化名同意退出了。